离世一年多后，“给女儿写诗的父亲”叶小平的诗集出版。劳作与爱，是他一生的主题——

在劳作的大地上，写满诗行

本报记者 兰德华

阅读提示

女儿叶梦雨在整理父亲叶小平的遗物时，发现了大量写给自己的诗。2023年上半年，“给女儿写诗的父亲”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而今，叶小平的诗集《我们劳作在大地上》出版。劳作与爱，是他一生的主题。

国家一级演员萨日娜朗诵完最后一句，再也抑制不住情绪，转身拥抱一旁的叶梦雨。台上台下，与会嘉宾无不落泪。

10月31日，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诗词分会二届一次代表大会暨《我们劳作在大地上》诗集发布会，在中国职工之家举行。这感人的一幕，发生在大会的朗诵环节。

2023年上半年，“给女儿写诗的父亲”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浙江桐庐一位平凡的父亲叶小平在那年初离世，女儿叶梦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几十箱日记、诗稿和随感，其中大量诗歌是写给自己的。时隔一年多，叶小平的遗作《我们劳作在大地上》出版。诗人叶小平，从农民到工人，再到创办工厂，一生勤勉，热爱文学，深爱家人。劳作与爱，是他一生的主题。

从废品收购站“抢”回的诗歌

“我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到这宁静的家/亚萍烹调的蔬菜豆腐在暖锅中喧闹着……梦雨，我们的女儿在阳台的桌上/认真专注地做着学校布置的作业……这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对我们一天认真生活的报答。”萨日娜朗诵的《这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叶小平写给女儿的诸多诗歌中的一篇。那是一位父亲饱含深情写下的一家人温馨生活的瞬间。

在几十箱手稿中，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如今，包括这首诗在内，叶小平的130首诗歌结集成册，由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而一年前，它们差点被当作废品卖掉，其中不少手稿，是女儿叶梦雨从4个废品收购站一一“抢”回来的。

叶小平，原是浙江桐庐县的一位从事工艺玩具加工的劳动者，2023年年初因病去世。女儿叶梦雨和家人到厂子的仓库，整理父亲的遗物。她无意间打开一个箱子，发现里边竟是父亲写的日记、诗稿和随感，许多是写给自己的。在杂乱的仓库，她打开一箱又一箱。“就像开盲盒。”叶梦雨说，她知道父亲生前喜欢诗歌，也会写诗，但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此时，由于几天的清理，不少这样的箱子已被卖到了废品收购站。为了抢救回父亲珍贵的手稿，叶梦雨和家人朋友，赶紧联系4家相关的收购站。在废品堆里，她发了疯似的挨个翻找。其中一家父亲手稿比较集中的收购站，她前前后后跑了多趟，一斤一斤，把手稿重新买回来。

在叶梦雨眼中，那些泛黄的稿纸，不仅承载着父亲的一生，更有父亲对自己、对生活的深情和爱。

重新“发现”父亲

“我没有虚掷过光阴，无论是挥汗如雨的田间劳作，还是夜深人静时的业余攻读……我总是满怀欢喜，以一个勤劳的农民的态度来对待生活。”这段文字，收录在《我们劳作在大地上》的序言里。这是一封叶小平1984年写给《诗刊》编辑部的信。那年，他20岁出头。

翻看父亲的手稿，叶梦雨像是在阅读父亲的一生。

叶小平出生于农村，童年坎坷，小学五年级辍学后进入生产队务农。那年他13岁，经常凌晨三四点起床去割稻、插秧。后来，无论是当车间工人，还是当厂长，这个早起的习惯，他保持终身。

23岁时，叶小平自学考进了桐庐国营工艺美术厂，成为一名彩绘工人。29岁时，因为工作积极，他被推选为厂长。

由于从小辍学，叶小平对读书、对文学，有着超乎身边人的执念。读书，一直是他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遗物中，有他此前买的各种书籍，其中，《诗刊》是他几十年来，直至生命最后，都没中断订阅的刊物。

“我坚信大地不会欺骗种子，阳光走过的地方花草一定茂盛。”叶梦雨说，这是父亲经常给她念的一首自己写的诗，勉励她勤奋付出必有收获。

国企改制后，热爱手工艺品的叶小平创办了自己的工艺美术厂。他依然坚持每天4点起床，跑销售、赶订单，回家后练书法、写日记，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会睡觉。

“当你睁开双眼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属于你了。”叶梦雨眼中，惜时如命的父亲，总是在忙个不停。小时候，父亲喜欢给她念诗。工作后，她和父亲的联系变少了。“每次聊天，爸爸总是聊些文章诗稿、国家大事，不聊生活。”这常让叶梦雨觉得父亲不够关心她。当看到手稿里，甚至连她小时候打卡介苗发烧的小事都被用诗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叶梦雨终于理解了父亲。

最珍贵的礼物

叶小平生命中最后一个父亲节，他给女儿写下：“父亲的双手/把女儿擎举得很高、很高很高……/也许，因此/女儿可以看得很远……”那天叶梦雨给父亲发去一张父女俩的老照片，叶小平有感而发在日记里写下这首诗。照片中，年轻的父亲，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举得很高，很高……

为纪念父亲，在手稿被发现后不久，叶梦雨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叫“坚固的石桥”，取自父亲分享给她的一首诗——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火车》。这是父亲分享给她的最后一首诗。诗中写道：去吧，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叶梦雨在公众号上写父亲的故事，不久后，被中国诗歌网转发。“给女儿写诗的父亲”被更多人看到了。有网友留言：“叶小平的一生，是部未竟的诗集，他女儿，就是最动人的一首。”

后来，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叶小平的故事，联系到叶梦雨后，开始筹划出版诗集事宜。

而今，诗集《我们劳作在大地上》正式出版。两代人，圆了梦。叶梦雨说：“这本诗集，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诗集发布后，诗刊社方面表示了刊登叶小平诗歌的意愿。从1984年到2024年，整整40年。

《我们劳作在大地上》，书名取自叶小平的诗句：“鸟飞翔在天空/鱼游戏在水里/我们劳作在大地上。”其中的章节副题“大地上布满了诗行”，内容则取自他写给《诗刊》编辑部的另一封信：“近来我仔细观察生活，觉得生活太丰富了，大地上布满了诗行。”

劳动者为时代写下的篇章

——《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3-2023）》主编札记

罗德远

今年9月，我与广东《佛山文艺》杂志王海军担纲主编，汇集全国289位诗人、508首佳作的诗歌选本《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3-2023）》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诗歌选本囊括了1983年至2023年间的打工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迄今为止全国最具代表性、学术性和史料价值的“打工诗歌”文本。

20世纪80年代初，神州大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来到珠三角（之后延伸至长三角直至全国），现实的生存与精神的诉求，对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对公平正义的合理呼唤，文学表达成为他们的最佳“情感通道”、精神出口。“打工文学”应运而生。

“打工诗歌”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经过40多年的沉淀，以其质朴粗砺的现场感、源自心灵的真情体验，生动表达了打工群体的劳动与创造、青春与梦想，汇聚起为打工群体、为打工时代发声的磅礴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作者众多、特色鲜明、不容忽视的“诗歌现象”。

“打工诗歌”的出现，一些关键时段不应忽略：20世纪90年代，《佛山文艺》杂志开辟诗歌栏目《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文化站创办手抄复印的《加班报》，发表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作品被《诗歌报》推介选用；1994年，徐非在广东省佛山市《外来工》杂志发表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经《羊城晚报》披露，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1996年，《打工报》在广东省中山市创刊；1997年，打工诗人谢湘南参加诗刊社第14届青春诗会，诗集《零点搬运工》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1年，罗德远、徐非、任明友、许强发起的《打工诗人》在广东省惠州市创刊，打工诗歌写作者从此有了一个集体发声的平台；2005年，打工诗人郑小琼参加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郑小琼现象”引发诗坛热议……

为纪念特殊的打工年代，进一步梳理、钩沉、荟萃、总结这一独特的文学样本，《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2019年启动征集工作，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这本诗选与其他文学选本最大的不同与特色在于：

一是选稿不唯名气，更注重其质地。为囊括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经过广泛宣传发动，共收到820多位作者的16800多首作品。凭着我们对底层生活、打工人生的透彻理解，精选每篇作品、斟酌每个句子。个别写作者的作品或许粗糙一些，没有那么精致，基于我们对其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了解，感觉是其真实生活和出自心灵的写照，也选入其中。

二是作者地域的广泛性。入选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他们当中有打工后的成功创业者，也有悄然返乡的农民工，也有关注底层的知名诗人，不少作者仍然身处基层，诗歌仍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撑。

三是作品数量的确定。散落在全国报刊的打工诗歌众多，如何收集遴选到更多优秀作品？经过思忖，我们发动广大作者投来自己认为最满意的诗歌作品，同时要求每首作品附上原来刊登的报刊名称，然后进行认真查证。最终，我们按照每位作者收入不超过两首的原则，出版社严格筛选，编选者披沙沥金，最终遴选收入289位作者的508首“打工诗歌”佳作。

作为劳动者为时代写下的篇章，“打工诗歌”艺术呈现并深刻揭示了时代与社会真实的一面，更让那些破碎迷茫的心灵走向丰盛。谨以此书，献给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现代新闻评论》《新闻报道策划》再版

本报讯（记者吴丽蓉）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撰写的两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新闻评论》（第四版）、《新闻报道策划》（第三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

在《现代新闻评论》一书中，作者在学习和借鉴大量以往新闻评论著作的基础上，对新闻评论的时代特征，新闻评论的属性及作用，新闻评论的写作，新闻评论的组织策划，新闻评论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素质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该书还介绍了新形势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怎样做好电视、网络与新媒体评论。

在《新闻报道策划》一书中，作者对我国近30年来关于“新闻策划”的争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新闻报道策划的定义和理论框架，收集和介绍了多家中外媒体成功的经验和案例，指出了新闻报道策划中认识上的理论误区和实践中的偏颇之处。该书阐述了新闻报道策划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行动守则、创新思维、素质培养，介绍了有关典型人物、建设成就、突发事件等专题报道和体验、暗访、催生或促成等参与式报道，节日、假日、纪念日、特定日等报道策划。

本书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从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作者由业界到学界从事新闻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40余年。本书可供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供研究此课题的有关人士参阅，同时也对新闻评论和新闻报道策划工作及宣传部门的科学管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园里的图书馆

近日，几位市民在江苏南通开发区图书馆阅览、休息。南通开发区图书馆素有“公园里的图书馆”之称，以“白鸟栖霞，斯革斯飞”为设计理念，遥望如白鹭临水。图书馆周边还建设了百书园与之相呼应，让市民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气息。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评邱华栋长篇小说《空城纪》

孟繁华

《空城纪》（译林出版社），据说是邱华栋构思30年、写作6年的皇皇巨作。小说以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等六章建构了这部长篇小说。繁复的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了西域两千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他要找到打开千年历史的钥匙，更要描绘新时代升起的信号。可以说，在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极为瞩目的。

说到小说的缘起时，作者有这样一段独白：“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坐长途车到处跑，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我们到了一个废墟，……突然之间，迎着血红般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汉唐废墟的印象。它非常美丽，甚至是有点壮美感，飞起来了。”这个画面镶嵌在作者的脑海经久不忘。我们读到他的描述，也会为他盎然的诗意深深感染。那个真实的西域，也是被想象的西域，实在是太美好了。

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情缘，“千卷书我已读过，万里路我已走过”，但如何实现他的愿望创作出一部作品是另外一回事。读过《空城纪》之后，我为作品描绘的西域深感震撼。我们知道，历史的写作也是一种“虚构”，对历史书写的选择就是虚构的形式。比如，在《龟兹双阕》中，小说选择的是西域音乐，是贯穿小说中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在《高昌三书》中，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记录、书写和流播的方式；在《尼雅四锦》中，选择的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敦煌七窟》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空城纪》是一个并置结构，与我们常见的线性结构、复调结构等小说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小说有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为作家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历史小说，它不只是要还原或激活历史。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编年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般我们认为并非当代而属于“过去”的历史，只要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某种意义，还是鲜活而非空洞的，那么这种所谓的过去史实际上也就是当代史，和一般所谓当代史并没有什么区别。克罗齐这样解说其间的奥秘：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活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为那种过去的事实，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在呼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这一论点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为参照来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能是死的历史而不能成为活的历史。确定和了解一切过去的历史事实并不是任何历史家的任务，例如并没有人试图去探究“公元前第一个寿终正寝的罗马人是谁”这样的问题，因为这虽然也是历史事实，却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克罗齐的这个看法，既证实了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也证实了历史的“当代性”。小说中对出使西域的著名人物如张骞的讲述颇具代表性。他曾被匈奴扣押13年，他逃离之后，不是奔向来路回到长安，而是持续西行，为了完成汉武帝交给的使命。这是一种操守，一种情怀和一种凛然的气质。作家在选择他书写的人物及品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汉唐气象，同时与当代有关：我们在当下还能看到多少这样的人物。

小说的讲述者是“我”。但“我”的身份极为特殊，我可以是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个卖香料的商人，可以是在大牢里等死的囚徒。如此遥远和宏大的历史小说，要填充如此巨大的空间，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实地勘察外，更重要的就是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讲述者的“人设”使其无所不能，他成了一个“在场”的讲述者，这种“仿真”式的讲述和渲染，令人身临其境。比如《霓裳羽衣舞》的演出，龟兹古乐的演奏以及锦裤、锦帽，复生的女尸，微笑的佛头等，除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艺术想象的权重更重要。另一方面，作者选择的知识讲述，比如“白衣秀士用的是枫香调，等于是羽调的转调，他弹的还是《绿腰》，可调子一变，那整首曲子的风格就大变了。”如果没有西域音乐知识，这样的句子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可以说，邱华栋竭尽了对西域赞美之能事。他无论抒情叙事，对曾经家乡的赞美不遗余力。因此，西域在他的赞美声中如诗如画大美无疆。于是，《空城纪》就是一部名实相符的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一个县委书记堕落的典型案例

——读钟兆云《玩“物”者》

张家鸿

钟兆云的纪实文学作品《玩“物”者》（中国方正出版社）之成功处在于，对胡永德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腻入微的刻画——兼有麻木与骄傲、挣扎与清醒。他的沦落不是瞬间掉到谷底，他的堕落不是完全没有慌乱。在钟兆云笔下，胡永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丧失党性与人性之后踏上不归路固然令人无法接受，他的欲壑难填、玩火自焚确实令人愤怒，然而他的偶尔硬气或正气，以及软硬兼有、正邪交织的复杂性更能触碰读者的心弦。

担任县委书记之初，他带头推进工作，大刀阔斧提出新思路，充满干劲带队外出招商，在个人应酬上严于律己，能拒则拒能推则推。这样的作为，在胡永德这里不止一次，然而，它从来不是主流，不是内心主动的长久的选择。偶尔的责任与担当、可感的正邪之较量，既无法固化他的原则，更无法决定他的操守，只是自我安慰而已。身在岔路口的人们，何去何从，靠的不是偶尔的良心发现，而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与之并行不悖的是细节的坚实存在。唯有热乎乎的、鲜活可感的细节矗立其中，才能把人性的多面真实、完整地刻画出来。在常恩军被查之后，胡永德第一次感到恐惧感如影随形。“一个人待在屋里，才知自己所谓的光芒，早已被黑暗鲸吞蚕食，被‘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掀翻在地。”而后，钟兆云继续写道：“一个个问号，像是手指按在脉搏上，探测到了胡永德的心惊肉跳。”到市纪委监委的一番说辞，是心虚的流露，是胆怯的流露，是破防的征兆。把贪腐行为说得堂而皇之，且往自己脸上不断贴金，贴得厚颜无耻，是胡永德的口齿伶俐，也是他的垂死挣扎。作者写出胡永德的两面，表面上风平浪静、稳如泰山，内里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本书创作之明显特色在于，钟兆云在讲述胡永德沦落之路的同时，总是不忘埋下其必然付出代价之伏笔。这是正气的必不缺席。在赖宗天与胡永德的“铁哥们”关系日渐牢固时，钟兆云写道：“他们把战栗变形的快乐送给对方，也把日后的牢饭提前预订给对方，就这样相互‘成全’。”在胡永德步步陷落、越陷越深的“同时”，钟兆云不忘敲响振聋发聩的警钟。

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并对现实行为产生指导作用是钟兆云此番写作的目的。如果要为钟兆云此番写作，确定一个现实理由的话，那便是他对县委书记在当今时代中所起作用的深思。“而在当下政治制度和行政结构里，县委书记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工作中作用重大。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干部群众看在眼里，少不得有样学样。一个县委书记的典型案例可引发我们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可以说，《玩“物”者》的写成只是作者对县委书记之认识的阶段性总结，而非最终答案。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基层干部，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清正、清明、清廉、清醒的自我，是长久的课题更是永恒的命题。